**「夏娃的誕生」基因生殖實驗室的科技反諷**

曾鈺涓

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  
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助理教授

1999年，在921大地震災難的震撼中，林珮淳感受大自然創造主的啟示，將創作主軸，從對解構性別、文化、社會等議題，轉向關注人與大自然的關係，近年來，更深入討論基因生殖科技中，人類試圖扮演上帝角色的誤謬，該系列作品不僅發揮女性特有的關懷特質，更將視野從小我轉向大我，以大地之母的姿態，討論人與科技、人與自然間的共生關係，並將此關係納入創作的思考脈絡中。本文將以夏娃為主體，討論該系列創作內涵與其中所展現的意識。

林珮淳「回歸大自然」系列創作，將各種的自然生命，轉換成為虛幻不實的物件，如1999年《生生不息、源源不斷》的人工天空與花草所建構的人工美景，2001年《寶貝》與2004年《花柱》《花非花》中的人工花朵。2004年《蛹之生》《城市母體》《標本》《創造的虛擬》中的人工蝴蝶，2006《夏娃 Clone#1》中蝶人女體「夏娃」誕生。這些生物，看似具生命主體，卻又依附著藝術家與觀者的虛幻控制與參與中創造產生。

從以蝴蝶為主角的作品、到現今以夏娃為主體的系列創作：《夏娃clone#2》、《夏娃Clone肖像》、《夏娃克隆手》、《夏娃克隆手》、《夏娃克隆NO.3》、《量產夏娃克隆》、《夏娃克隆啟示錄》、《透視夏娃克隆》等作品。兩個主角：蝴蝶與夏娃，都是藝術家以基因生殖科技的實驗態度，模擬創造出不存在的兩種物種，透過實體展場的空間營造，讓觀者沉浸於其中，並開啟敘事的想像之旅。如《創造的虛擬》中具殿堂靈光氛圍的個人控制室，吸引觀眾透過觸碰塗抹方式成為蝴蝶生物體的創造者，並參與完成創造生命的儀式。

然而，有別於「蝴蝶」的曼妙與多彩，林珮淳的「夏娃」則顯得淒冷。2011年台北當代藝術館《林珮淳個展-夏娃克隆系列》個展中，林珮淳營造虛擬基因生殖實驗室，以博物館冷寂氣氛的空間氛圍，誘惑觀者進入窺探，想像參與創造的歷程，卻只看到被肢解，並保存於標本瓶中的《夏娃克隆手》，與被封存於框架中的《夏娃Clone肖像》

帶著詭異與冷冽笑容的臉，展現曼妙女體的優雅，是林珮淳所建構的夏娃形象，然而夏娃是誰？聖經裡的夏娃，是造成人類背負原罪的始作俑者。根據《聖經·創世記》，神用地上的泥土，依照著自己的形像，創造世界上第一位人，取名「亞當」。其後，神取下亞當的一條肋骨，創造了夏娃。創世紀記載：「夏娃在上帝耶和華的呼喚下來到伊甸園，用右手命令動作呼喚新生命走向生活。」  兩人赤身裸體，手拉手漫步在花叢林間，沉醉在花香鳥語中，沐浴在生氣盎然的大地上，他們盡情享受上帝賦予他倆和諧歡樂的世界，然而，夏娃卻忘卻神一再交代，若餓，園中的果子可以吃，千萬別碰「 智慧樹 」果實的警語，在蛇的誘惑下偷嚐了禁果，還要亞當也品嚐一個。最後促使上帝將他們倆人逐出伊甸園，並且承受人類的「原罪」。

林珮淳的「夏娃」卻是在一個虛擬基因生殖實驗室裡所誕生的物種，單純觀看夏娃的長相與臉部表情，是一位帶著淺淺微笑的美麗豔治女子，有著特殊造型與髮粧，額頭上的「666獸印」烙印隱約可見，卻也無損其美麗。在《夏娃Clone肖像》中，「夏娃」頭像雖然被禁錮於一個時空當中，其深邃的雙眼隨著觀者的走動，擺動窺看。《夏娃克隆手》則以標本玻璃罐中封存夏娃各種不同材質的雙手，如蛇皮、樹皮、蛹皮、貝殼與礦石等，顯示「夏娃」是具「非人」皮囊的物種。《量產夏娃克隆》與《夏娃克隆啟示錄》中，夏娃全身像終於被創造出。這些造像的皮囊材質，背上所披覆的鱗片與骨節，清楚顯露了「夏娃」所具有的獸身特質。《透視夏娃克隆》則以透視片型態，透露出隱藏於軀體的玫瑰、龍、鳳、蛇、蠍子等刺青圖騰，凸顯額頭上各國語言之「666獸印」烙印的邪惡象徵意義。林珮淳創作的「夏娃」，不僅是基因科技創造的產物，背負基因生殖科技的罪惡，成為刻印著獸名印記的女人，更象徵人類自以為是的科技成就之反諷。

英國羅斯林研究所（Roslin Institute）於1996年7月5日以複製生殖科技培養出第一隻複製羊桃莉後，雖然引起全世界震驚，但卻也宣告生物科技將進入至另一個境界。1989年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(NIH)成立了人類基因體研究中心，由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華生(James D. Watson)主持，1990年十月一日開始基因體的解讀計畫工程，此計畫由美、英、德、法、日、大陸為首，共有18個國家參與為人類遺傳密碼的30億個DNA進行序列解讀工作，解讀基因體核甘酸序列，並鑑別所有人類基因之功能。1998年克雷格‧凡特(Craig Venter)成立第一個從事人類基因體計畫的私人公司-賽雷拉(Celera)。2001年賽雷拉和人類基因體計畫分別在科學期刊「科學」和「自然」公布了人類基因組序列。人類基因體定序被解碼，從此之後，科學家可以按照需求接受訂製，將生物DNA中的某個遺傳密碼片段連接到另外一種生物的DNA鏈上去，重組出新的遺傳物質並創造出新的生物類型。藉由科技，人類成為具決定生物形貌並進行改造權力的上帝，操弄生物基因圖譜所進行的混種、突變、形變與複製。

林珮淳的作品，從「蝴蝶」到「夏娃」，此兩種看似迴異的物種，所象徵地卻都是人類的虛妄，妄想以科技改變、複製與模仿自然。在其建構的虛擬基因生殖實驗室中，以變形的混種生物：「獸人」，暗喻著基因生殖科技是人與獸的交媾，是人類的墮落與腐敗。混種的變形生物展現了聖經的警示，也呼應了西方的神話與聖經繪畫創作，如波希(Hieronymus Bosch，1450 ~ 1516)的作品中出現的鼠首人、鹿首人與魚頭人等變形生物。馬索利諾(Masolino，1383~1447)與范德爾．爾斯(Van Der Goes，1440~1482)的《原罪》畫中，代表邪惡的人首蛇。在這些繪畫中的混種生物雖然僅是作為強化故事象徵寓意的配角，卻都是貪婪與道德淪喪的人類。藝術家以創作警告人類道德沉淪的後果，將使眾人成為惡魔與半人半獸，最後彼此吞噬與毀滅，透過深奧、含糊不清的謎語與象徵啟示，提醒人類如果不知自省，將失去人性與未來。

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曾針對技術哲學提出「本質論」，認為只有透過理解科技與人、與世界的關係，才能瞭解現代科技所啟發的存在世界如何顯現自身，才能理解現代科技的本質。林珮淳的作品體現海德格的「本質論」，以數位媒體為工具媒介，解構與批判科技，操弄觀者的視覺感知，建構了美好卻又虛幻的靈光殿堂。當觀者浸淫於其中，或魅於創作主體的美麗展現，或惑于創作意識的議題操弄，或迷於自我內心的想像世界，然而這些魅惑，都呼應了林珮淳作品中，所欲傳遞出以科技批判科技之意象。